



天天娱乐

□张莹

黄磊的大女儿又上热搜了。从小到大，聚光灯下长大的“星二代”黄多多上热搜的次数不少，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她的穿衣风格，也不是因为走秀看画，不是因为全英文竞选，而是因为在《陪你多读书》专栏中读错了字。

看到这条热搜，我原本以为是网友对黄多多滤镜苛责，读错字很正常，当看到她读错的片段时，我也惊呆了，她竟然能错得如此离谱！在黄多多发布的读书视频中，她把“防御”读成了“防(xie)”，又把“闯荡”读成了“(zhuang)荡”，“河堤”读成了“河(ti)”，“麦秆”读成了“麦(xian)”，“一桩桩”读成了“一(zhuzhu)”。作为一个高二的学生，把低幼读物读成这样，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《陪你多读书》是黄多多开的一个专栏，想来初衷是既能借此督促读点书，又能赚取流量，可谓一举两得，没承想翻车翻得这么彻底，可能连她的父母都没想到，孩子的文字基础竟然这么差。要知道，上一条热搜还是黄多多全程讲英文竞选电影社长，后来还自导自演了纯英文短片，整个“别人家孩子”的感觉。作为父亲的黄磊曾表示为女儿感到骄傲，纯纯的学霸人设，然而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，文字基础还不如一个小学生。

□胡婷

电影《脐带》是导演乔思雪的处女作，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(伊德尔饰)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娜仁左格(巴德玛饰)回到故乡草原，寻找母亲记忆中的家的故事。途中为避免母亲走失，阿鲁斯将一根绳子分别系在两人腰间，绳子像脐带一样让他们彼此牵连。

片名《脐带》是“绳子”这个意象的隐喻，影片中的绳子既是母亲安全的保证，又是母子之间割不断的羁绊。影片中，当母亲在小木屋里一圈一圈环绕，腰间的绳子缠绕起一母同胞的兄弟二人时，我不禁联想：在生命的起初，兄弟二人也都由脐带与母亲有着类似的连接。此时，“绳子”和“脐带”的关联进一步凸显，血脉亲情就像绳子一样将三人捆绑在一起，带来了母亲的疼爱和养育，也带来了儿子的反哺和赡养。

相比于片名《脐带》所表达的象征意义，影片原名《漫游在蓝色草原》或许更能体现导演乔思雪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，以带年迈母亲寻根的故事为主线，带领观众在大草原上漫游，看平静的群青色湖泊在光下闪烁，看摇曳的深浅羊群缓慢前行，看淡紫色晚霞飘过视线远端，看朗照的月色点缀深蓝色夜空。再加诸影片明快爽朗、浑厚悠扬的配乐和处处点缀的民族元素，让人顿感扑面而来的民族风味。松散的叙事风格，微弱的戏剧冲突和辽阔舒缓的镜头语言是这部影片的独特艺术气质，让它像一首献给母亲、献给草原的散文诗。

星二代最忌拔苗助长



“星二代”黄多多的星途，似乎从她很小就注定了。七岁时，她被黄磊带上了当时最热门的综艺《爸爸去哪儿》，虽然因为比其他

嘉宾年龄偏大和节目气质不符，但甜美乖巧的黄多多借此走进了大众的视线。在这个节目中，其他三、四岁的孩子会因为找不到爸

爸哭泣，会因为做任务生气，黄多多懂事得像个大人。很多观众觉得黄磊不应该带这么大的孩子来这个节目，但从那时起，黄多多一直没有离开大家的视线，跟着爸爸妈妈走南闯北一场接一场《暗恋桃花源》，像大篷车上的艺人，从小演到大，长成了天生丽质的大姑娘。

该上学的年纪去商演，录节目挣钱，上热搜，黄磊迫切地盼着女儿快快长大，作为家长过度消费着她的未来，可以说是星二代进圈抢饭的极端例子。很多人不理解或者质疑，这样对孩子的成长真的好吗？诚然，黄老师手中有资源优势，希望女儿走这样的路会更加省力，但该学习的年纪没有踏踏实实读书，就是当演员也得有文化不是吗？前些日子有网友爆出流量明星因为文化水平低影响到工作，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演员拼到最后，拼的是文化修养。

其实，这些年总冒出“星二代”的消息，闫妮的女儿、张凯丽的女儿、陈宝国的儿子等都在近些年进入演艺圈，争议的话题也不少。拥有得天独厚资源的陈飞宇是最著名的资源咖，好不容易凭借父母的资源成了偶像明星，演技没多少，明星的坏毛病学了一身。今年爆火的《狂飙》，有人扒出了吴刚把儿子带进了剧组，扮演剧中很重要的角色高晓晨。

娱乐圈的饭真香，“星二代”当仁不让，拔苗助长式的抢饭屡见不鲜。《我们的日子》中王明中的饰演者王子桥，是编剧娟子的儿子。母亲娟子回应儿子出演《我们的日子》：“在我家开剧本会，留学的子桥正巧放假回家，他不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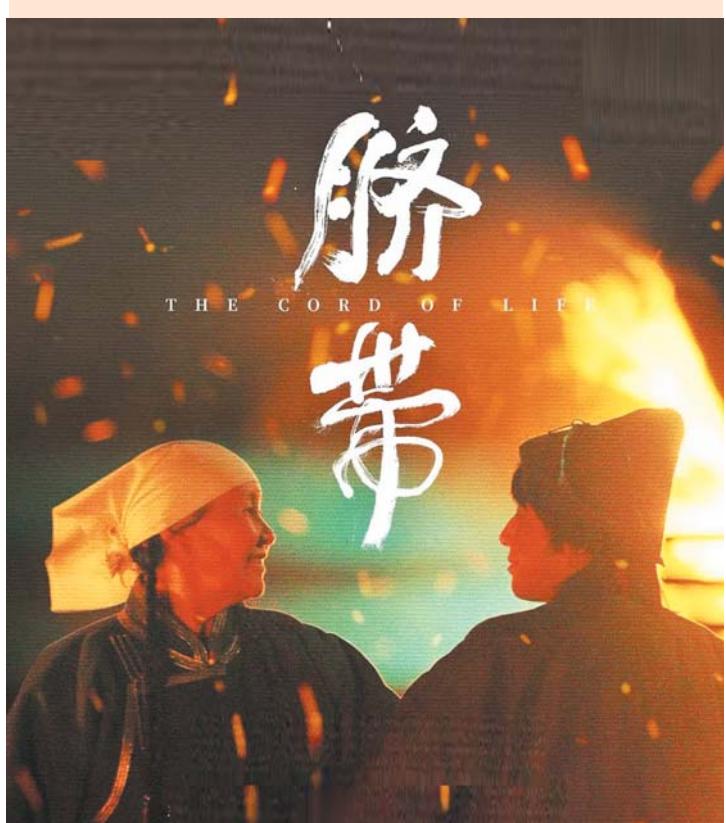
道家里有客人，穿着睡衣和制片人打了个照面”，于是被一眼相中。同样幸运的还有刘震云的女儿，大二时电影梦如脱缰的野马，研究生期间就参加了《一九四二》的拍摄，毕业后执导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进入影视圈。

“星二代”得天独厚的资源只能算是敲门砖，发展的后劲还要靠自己。董子健和王晓是两个我比较欣赏的“星二代”。董子健凭借金牌经纪人妈妈的加持，一开始的表演资源就很让人羡慕，而他没有浪费机会。18岁时在《青春派》初露头角，在《刺杀小说家》中展露出自信，后来在《大江大河》中饰演杨巡，颠覆了他以往公子哥、少年派的形象，出神入化地塑造了一个有韧性的小男人。在《谁是凶手》中，他演技日渐成熟，张弛有度不急不缓。董子健这些年的每一个角色，都让人感觉他是好演员，而不是“星二代”。

王晓35岁之后才开始凭借一个个角色走红，人们才知道他有个明星妈妈王馥荔。据说王馥荔并不同意王晓走演员这条路，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够帅，而且演戏很苦。王晓对表演的喜爱是刻在基因里的，他演的虽然都是配角，但出彩和多样性让他成为实力派演员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可爱的司命圈粉无数，《流金岁月》中的职场伯乐杨柯风趣体贴有人格魅力，《县委大院》《狂飙》都有他的剧抛式表演，王晓是这些年冉冉升起的“金牌配角”。

黄多多读错字道歉上热搜，是她的星爸爸拔苗助长的结果，希望“星二代”们踏实做人，打好基础，不做美丽短暂的流星。

漫游在蓝色草原



影片中，除了具象化为绳子、象征着血缘纽带的“脐带”，还有一条看不见的“脐带”，即游子与故乡之间的文化连接，这不仅体现在“寻根”的母亲身上，更体现在决定回到家乡创作的音乐人阿鲁斯和影片导演乔思雪身上。在

草场上，为了给走丢的羊羔喂奶，阿鲁斯和牧民大哥在羊圈里捉母羊，羊羔得以吮吸羊乳，之后，牧民大哥用软管将自己车里的机油引到阿鲁斯的摩托车油箱里。这个小小的情节蕴含广阔的主旨，草原文化就像羊乳和油一般，平

等而无私地滋养着阿鲁斯以及导演乔思雪这样的草原儿女，让他们把传统民族文化整合进当下，在草原给予的曼妙灵感中创作独特的艺术作品。

影片有寻找失落的民族文化的味道。一开始，母亲不认为湖边那座荒凉破败的小屋，有她年轻时和父母子女拍摄的老照片，有她从前生活的诸多痕迹，但当热心的塔娜(娜荷芽饰)在小屋被车撞坏后邀请阿鲁斯和母亲去她家暂住时，母亲在蒙古包里听着众人演奏的民族音乐产生笑意，在晚上母亲忽然看见外面明晃晃的火把燃烧，一位年轻的女子盛装起舞，并发出“娜仁左格，回家吧”的呼唤。这是母亲第一次看见这个幻象，她被火光照亮，情不自禁地想要加入，但此时她被绳子束缚在儿子阿鲁斯身上而无法前行。

到了影片最后，在离母亲记忆中的那棵大树越来越近时，他们加入了当地人的篝火晚会，深色夜空上的圆月，火苗攒动的篝火，明快爽朗的打击乐，众人手牵手的起舞与欢庆……母亲身处原始的民族文化铺叙的聚落氛围中，再一次以更加痛彻的情绪感受到她血液中的故土、她的来处和她的存在，她再次看到了那个起舞的年轻女子，或许她就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。母亲终于找到了她想要的，“感到很幸福”，她含着笑向前走，干净轻盈地走向她的来处。

贾平凹在《带灯》里写，“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。”影片中，母亲一直在追寻的“家”，是她的

故乡、她的血地。她的生命到来时脐带在这里被剪断，那抹通红的血色将她的生命濡湿、孕育，但年迈身体里的阿尔兹海默症让标明自我存在的记忆慢慢流逝，周遭的环境又和她认知中的生活千差万别，母亲越发慌张和不安。这时，这抹血色又牵引着她，去剥落多年来凝结在她皮肤表面的现代化生活方式，让蒙古族的血液再次润湿她的身体和灵魂，找回童年时那个熟悉的、有父母庇护的温柔乡。一路上母亲的着装从现代服装到蒙古袍，后来又增加了民族发饰，显性的服饰改变意味着母亲越来越接近她来时的模样，同时暗含着母亲内心的变化：她在更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，越发满足，越发感到心安。

剪断了脐带，带来的却是新生，最后阿鲁斯剪断捆绑在自己和母亲身上的绳子，带来的却是死亡。影片没有直白地展示母亲离世的过程，却颇具浪漫色彩地把“死亡”裹藏进“寻根”的路上，暧昧而动人地将子对母的“道别”糅进众人欢快的歌声里。乐景哀情，细笔勾勒，让这份离别更显含蓄克制，却带着一丝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母亲终究没能看到那棵半生半死的大树，或许像她这样体内跃动着乡愁和民族情结的人注定看不到这棵树。灵魂的皈依和肉体的存活本就难以兼得，当母亲一息尚存，生命之树尚青时，她追寻故土的灵魂就是那枯萎的半边，而当她含着笑走向盛装起舞的姑娘，找到了她的来处，用血色换来了几抹青绿色的生机，她年迈患病的身体也就变成了死掉的半棵……